

光明原创之5

回忆之城

毛闽峰/著

插图本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J247.5 / 1348



回忆之城

毛闽峰/著

插图本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缘 起

说来话长。

多年以前，我认识了她。我们
相约到沙漠中旅游，并沿一条所有
年轻人都会选择的道路……

目 录

CONTENT THE CITY OF REMEMBER

缘起	1
第一章	5
第二章	31
第三章	59
第四章	81
第五章	113
第六章	141
第七章	167
第八章	193
第九章	215
第十章	243
第十一章	269
第十二章	297
后记	321

RAB47/57

第一章

你的心和我的心都有问题。

我失恋了。准确地说，在恋爱了6年5个月——不不——也可能是6年零4个月之后，我失恋了……





回忆之城

THE CITY OF REMEMBER

说来话长。

多年以前，我认识了她。我们相约到沙漠中旅游，并沿一条所有年轻人都会选择的道路向前行进。事前我们做过充分的准备，水、干粮、药品、地图、帐篷……所有这些东西需要整整12只骆驼才能运走。

沙漠之旅漫长而残酷。开始我们走得很好。我与她曾在落日中停留，也曾繁星下双栖。我们共度了美丽的生命时光。但是非常不幸，过不久，一场沙漠风暴来临，我们走失了带有指南针的骆驼。迷途之后，又因为许许多多原因，骆驼一只只地离开了我们。它们或饿死、或累死、或渴死，无不悲怆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只把我们精心准备的行李一件件散落在孤独的沙漠里。

所有的骆驼终于一只不剩。但我们依靠十二只骆驼的牺牲，历尽千辛，也总算找到了建在绿洲上的城市。

我们向城市长老询问离开沙漠的办法。长老说，那不难，只要能找回那12只死去骆驼的遗骸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

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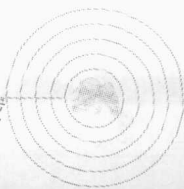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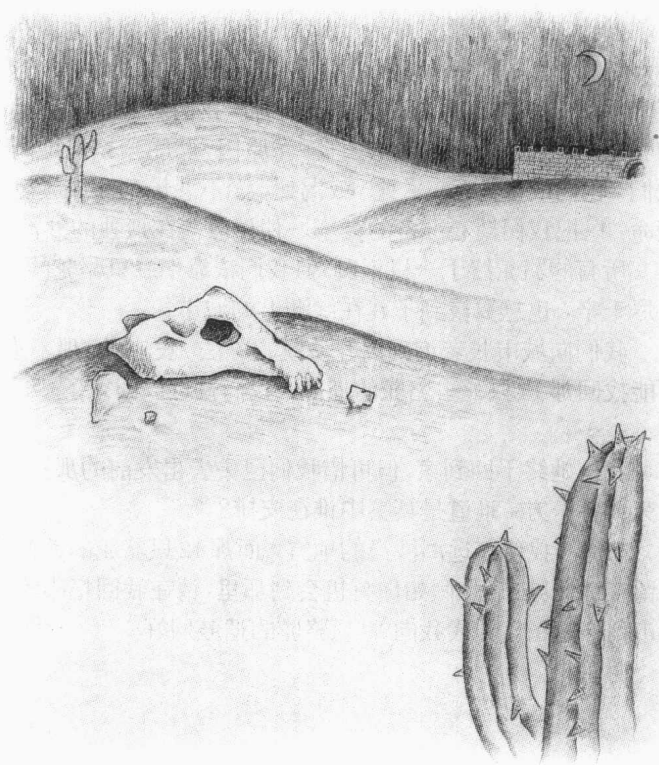
我与她终于回到家，但可惜我们已失去出发前的那种情怀，终究天各一方。难道是冥冥中谁在安排？

如今，我住在远离沙漠的地方，而那12只骆驼的遗骸永远地留在绿洲城市里。假如你有机会到那里，请在我回忆中的那个城市稍作逗留，并代我向12只骆驼的遗骸问好。

谢谢！



如今，我住在远离沙漠的地方，
而那12只骆驼的遗骸永远地留在绿洲城市里。
假如你有机会到那里，
请在我回忆中的那个城市稍作逗留，
并代我向12只骆驼的遗骸问好。
谢谢！

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

回忆之城

你的心和我的心都有问题。

我失恋了。准确地说，在恋爱了6年5个月——不不——也可能是6年零4个月之后，我失恋了。女友说完准备已久的一番话，迅速跑掉。我一直在想，当时如果追上她，或许结果会不同，可我的脚正患严重的甲沟炎，无论如何没赶上。看起来我的失恋只是因为我的脚患上严重的甲沟炎而已。

这是个奇怪的失恋理由，任何人都会一时难以接受。为什么会是我呢？我又不穿十几块钱一打的薄丝短袜，吃相睡相都不算坏，正常的时候，100米跑只需12秒3，没理由让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在眼前慢慢消失。可为什么会是我呢？那天晚上，我躺着感觉自己像一张饼，平贴在一面名为痛苦的锅上慢慢煎烤，思绪烦乱如北国纷飞的大雪。凌晨下了一场豪雨，直到第二天中午不停，我顺便用这个借口，省去了出门例行早、午两餐。

失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但也并非一点好处没有。连续的寝食不良让我产生了许多离奇古怪的念头。老人们说得很对，女人变了心，9匹马拉不回来的。我又不是马，更何况9匹——9匹又能怎样？6年算得了什么？9匹、6年，一些冷漠的数字，把它们进行一系列数学运算就会得出一颗心，但是这次很不巧，给我的结果是一枚伤心。

也罢，想想好的一面。在诸如失火、失身等等以“失”组词的坏事里面，失恋似乎最有创造力。它表明一个人重新获得恋爱的资格。失去我是她的损失。我预期将来某一天开一部半条街那么长的劳施莱斯，请她和男友到我车上桑拿浴，等他们洗澡完毕，我把车像啃过的西瓜皮那样随手丢弃，当场惊得她新任男友目瞪口呆，张大的嘴就势可以塞进一只球鞋。怎么样，我的理想够虚荣、够俗气？无所谓，我想这样。

回忆之城

THE CITY OF REMEMBER

几天以后，我关闭了经营一年的拉面馆，开始在这个城市游荡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已经做过多份工作了，专职兼职相加包括家庭教师、市场调查员、保险业务员、广告文案、小报采编以及拉面馆老板。其中以拉面馆老板收入最高，家庭教师工作最无趣，但无一不是蓝领。不当拉面老板之后，我成了存有数万元积蓄的失业者，如今失业率颇高，像我这样不知算不算丢人现眼。

我骑一辆老旧的本田摩托，白天黑夜东西游逛，无所事事。也有人把我的当载客摩的，看我停车一旁，二话不说？上车，指明某某地方。我只好拉客人到站，方便的话就收钱。几位业内人士以为我要抢占地盘，摆出一副有意要教训我的样子。混社会应有的谨慎提醒我不要在那地方重复出现，这一点我做得不错，因为我相信肉体比精神更经不起打击。有失恋，我已经够了。

事实上，近期我不可能在那些地方第二次出现了，我把记忆中和她去过的所有地方逛了个遍，像传说中离去的游魂收拾生前的脚印，收齐了，表明他完成一生的最后业务，从此与虚幻的现实世界了无瓜葛。

这项工作远比拉面轻松，我很快干净利索地完成。第二天顺路到人才市场申请挂了号。不知怎么一家公司马上看中了我，面试很简单，对方既无意见，而我只求有份工作，所以隔天我便像一个普普通通正经人那样上班去了。

云海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在写字楼第10层，电梯途经大鹏企业、腾龙工作室、金麒麟有限责任公司等等。第一天上班，便让人感觉是个奇妙的地方，无论如何，我的工作地点在珍稀古神话动物园的上层，以“云海”为公司名也是因地制宜，最合适不过。



回忆之城

THE CITY OF REMEMBER

我的上司，云海影视文化传播公司影视部主任——当然也有人称之为部长（属哪级干部？）是个四十好几的有为人士，穿西服打领带一丝不苟，对事业夙夜匪懈，成绩卓著。面试我的人就是他，不知选中我是否成为他工作上惟一的污点。他叫李德康。同僚们说，几年前他还是民兵作战排长，腰间别着传呼手机钥匙串之类，哪一样都是要紧武器，睡觉都不离身的。这话也许不准。我见他的时候，民兵排长至少升至正规军副营级领导的派头。他任命我为制片。

此外还有两名制片。一位丰韵娇俏的少妇，我第一眼见她的时候，她一面咳嗽一面用凌晨一点钟的惺忪眼神打量我。听她说话证实了我的猜测。她说自己一年中大半年在感冒，吃药不见好。我正眼光犹豫着，她列举出一大堆药名。洋文我虽听不懂，想是类似于伟哥一派惊世骇俗的配方。洋医洋药居然都治不好她。总算她没向我开出药价明细表，只说大概几粒稻米大小的东西相当于一头猪的价钱。“感冒”经常趺拉着一双又像拖鞋又像凉鞋的斜面硬物在办公室里走，发出仿佛伤寒病人牙齿打颤一样的咯咯声，让人无由紧张。另一位酷男，成天戴着墨镜，“感冒”说他戴着墨镜进迪吧，结果踩痛人家的脚。“墨镜”喜欢桌子甚于椅子，所以时常坐在桌子上，他说坐椅子感觉压抑，不晓得是针对身体何部位而言。就我看来，只要是坐，压迫感就会存在，而且挨着桌子一角，后垫的受力面积明显偏小，这种坐姿怕不会舒服。

一周以后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公司老总张资鉴，名片上的中文职务是董事总经理，英文Director, General Manager。开会的时候他坐首席，双目炯炯，一言未发，神情肃然。训话的主要是艺术及制片两位总监。大家注意力不在总监身上，相信大多数人



回忆之城

THE CITY OF REMEMBER

与我一样时不时窥觑老板饱满的脸。“墨镜”早把两片阻碍视觉效果的黑玻璃片抛掉了，深情投射出瞻仰人民大会堂时热切的敬慕目光。“感冒”也很清醒，多几次这样的会议应该就能彻底根除她的不治之症。

总监们说完，张总对李德康附耳几句，起身朝大家一点头走了。在场的诸位职员忙不迭起立，有一位怕是慌乱中膝盖撞到什么地方，忍痛龇牙。他一离开，会议气氛便轻松多了。接下来李德康发言，东拉西扯，语多意少，甚至毫无同情心地放任“感冒”咳破喉咙。主持会议的总监也好不容易熬到李部长心满意足地讲完，问一声大家还有别的事没有，赶快例行结束。李德康向我一挥手，便要我到张总经理办公室一趟。

我所见过的企业老板，大多是男人，不外两种类型，一是会赚钱，二是会亏本。此外各有其特点，比如模样肥硕或瘦弱，办公室气派或蹩脚，喜欢女人或喜欢宠物等等。而我最初认识的张资鉴总经理，不属于他们当中任何一类。办公室里有些暗，没有显示其身份或喜好的什么标志。他似乎经常在高级健身房经指导锻炼的身体，看上去与同龄人略有不同。不过，他的脸色并不好，似乎是某种疾病的征兆。

我在那张略显局促的办公桌前与他谈了7分钟。没错，7分钟相差不过一二秒，我很认真地看了表。说是对谈，主要是他问我，例如哪里人，对什么专业感兴趣，新工作有何想法等等。我除了回答问题，只说了一句表达个人思想的话。极其平常。我说10层的云海对我来说是个新地方，但一定会努力工作的。他有些疲倦地点头。如此消耗了几分钟，他问我住哪里。我告诉他目前租了一间房。他说公司在附近有宿舍，不如可以考虑搬家，上下班也方便些。我不容思索地感谢并答应下来。告辞出门的时



回忆之城

THE CITY OF REMEMBER

候突然看到会客椅背后的壁橱里摆一尊彩色观音像。他方才盯住我，让我有些不安。也许我误会了。他只是时不时注意我背后的这尊菩萨。

两天以后的周末我搬来了新家，一个很普通的三室一厅带厨房卫生间的新村单元。同住两人均为毫无神秘感的男性。其他的居民有客厅一侧五条无精打采的金鱼，金鱼的性别不明，此外蚊子飞虫等等来去无踪的小东西当然算不得稳定的住户。

我的房间不大，带一个独立小阳台，看得出前任主人搬走不久，二位同事不愿对此过多说明，我也不便多问。房间里摆一张单人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靠背椅。三件无法再省的不动产。地上铺有一层地塑，上面散乱着纸箱，废纸若干。我整理房间，扔掉明显无用的垃圾，发现房间空荡得很。一来我的行李很少，制作拉面的工具早被卖掉或送人，最累赘的财产不过一台电脑和一对音箱。二来房间的家具实在简单到不可再缺的地步。于是我便自作主张保留了几个纸箱。那些纸箱我曾粗略察看过，里面一些书籍笔记本杂物，并无内裤旧袜之类让人难以忍受的私人用品。于是我把纸箱盖好，整齐地叠在房间一角，心想也许什么时候前任主人回来观光，说不定会感到高兴。

入住一段时间，慢慢与新环境混熟了，五条金鱼在我的照料下快乐成长，我甚至认为它们会在适当的时候交配，生出一条小金鱼。两位同事开始不大与我沟通，但做过几次拉面请他们后，情形略有改观。

一位不大说话的叫郑铤，办公室成员，高高个子，每天一大早边用厕所边剃胡子，时间长得惊人。我怀疑他被电动剃须刀的嗡嗡声哄得回笼睡去。聆听电动剃须刀的声音作为上厕所的一种休闲消遣纯属个人嗜好，但其时间漫长仿佛过了一场音乐会，我



回忆之城

THE CITY OF REMEMBER

私下觉得对于身体未免太好。

另一位总经理助理陈郢，名牌大学毕业，斯斯文文戴一副眼镜，终日早出晚归，应该正在热恋中，起居有些反常，精神也时好时坏，看得出是心甘情愿受罪，无意迷途知返。他和郑铤是好朋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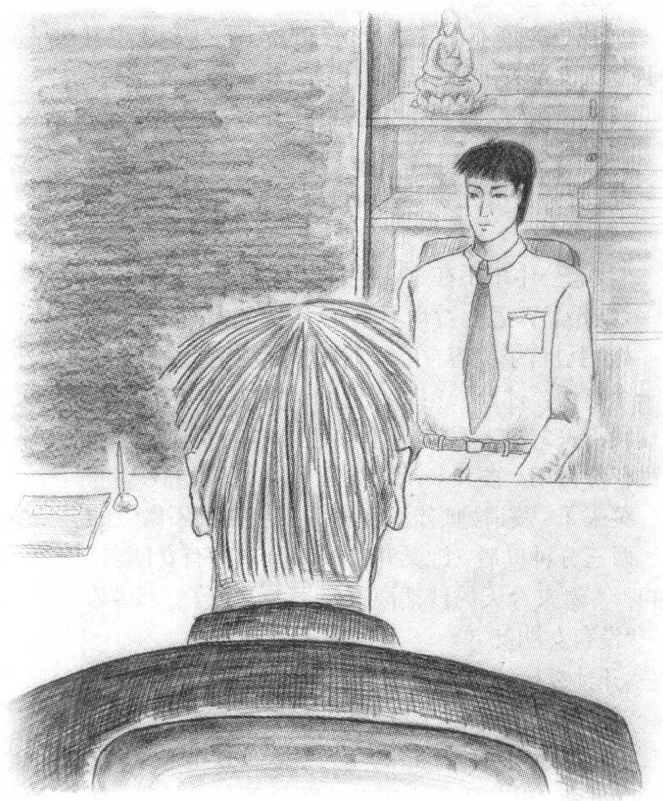
就我而言，工作很一般，开始主要是熟悉业务，跟随李德康寻找赞助商。李德康带着我，宾主介绍的时候，偶尔称我为他的司机。虽然实际上李德康并无专车，而我根本不会驾驶。但既然这么说了，我就应该像个司机的样子。李部长很自得，认为此举很替公司挣面子。只有一次出差错，对方仿佛要故意揭穿骗局，提出顺路搭我们的小车。鬼使神差他居然敢答应人家。我急忙帮他撒谎敷衍。出门后，李部长一声不吭，没有再提司机的事。

当不当司机其实无所谓。工作嘛，通常情况下主要是报酬多少的区别。做一份工作而追究工作是否有意义的人不如索性改行。

我仿佛又回到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那种状态，只是身边少了一个特别亲近的女孩。日子不好不坏，生计一事无成。

通常我在公司楼下不远的小饭店吃午饭，固定一家，固定几种菜轮流变换着吃。偶尔碰到同事，或“墨镜”，或郑铤，陈郢也可能，“感冒”、李德康、张总一次没见。有一天中午则意外看到了“感冒”。

“感冒”对面坐着，抱怨天气，又对饭店卫生表示不满，告诉我她的身体受不了这种地方，提议换个去处。反正我也刚来，又没叫菜，便陪她另找了一家较远的餐馆。她点了菜，拿了镜子出来照脸，仿佛点菜也会损害娇媚。年轻女人对镜自怜是很抽象



我在那张略显局促的办公桌前与他谈了7分钟。

